

貧窮與變遷—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



貧窮與
變及
遷

香港貧窮新移民家庭的社會學研究

陳國賁
主編

中華書局

序章

另一個天水圍：貧窮，應對與希望¹

陳國賁

我主要從事移民、跨境和遷移的研究。我多年來一直教授兩個課程，一是「個人與社會」，以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社會心理學理論為主。二是「婚姻與家庭的社會學」，家庭也是我的主要研究興趣之一。我對貧窮問題的研究相對比較少。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有一個傳統，就是要求所有應屆畢業生都要撰寫畢業論文。去年，我有一個新的意念，就是要組織我所指導的學生來共同研究一個主題——香港的貧窮新移民家庭。有八位學生參與了我這個研究。我們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參與式的田野調查和訪問 (participant observation)。研究小組中的每位學生追蹤一個新移民家庭八個月，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了八個家庭作為我們的研究個案(case studies)。我們效仿著名人類學家 Oscar Lewis 在 60 年代針對美國貧窮移民區域的一個經典研究，重新檢視他的著作《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中所提出的理論及研究結果。我們以此書作為藍本，通過類似的研究方法對八個家庭進行了深入的個案研究。這些論文在我的指導下完成。後來另有一位新聞系學生郭麗欣加入我們的論文集結出書計劃，她總共訪問了七個新移民家庭，這樣合起來我們就有了十五個新移民家庭的資料。我的研究助理莊迪文進行歸納和分析這七個個案，便有了第九篇論文。論文合編成書，名為貧窮與變遷：香港貧窮新移民家庭的社會學研究，焦點在「變遷」二字。

現在我想簡單說說每個篇章。本書第一篇以生活照片書寫形式(photoessay)展示一系列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照片。第二篇綜覽新移民貧窮家庭的普遍問題；第三篇的重點是吃，貧窮人家是怎樣吃的呢？第四篇展示了貧窮家庭的空間運用策略；第五篇描述了貧窮家庭的娛樂方式；第六篇涉及貧窮家庭成員的情緒及心理健康；第七篇探討貧窮新移民家庭中社會支援網絡影響下的夫妻關係；第八篇探討貧窮家庭中的家務分工情況；第九篇是關於窮爸爸、苦爸爸的問題，探討貧窮移民家庭中父親的角色與行為；第十篇分析貧窮單親移民家庭之子女求學問題。第十一篇則以施小姐的前線經驗分析成功脫貧的要素。雖然近來很多傳媒及社會輿論都聚焦在接二連三發生家庭悲劇的天水圍，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新移民貧窮家庭並非只集中在天水圍，屯門、油尖旺、黃大仙、觀塘、彩虹、長沙灣、深水埗、石硤尾等地方都有很多相類似的家庭，而我們考察的十五個家庭個案也來自不同的

¹ 2009 年 10 月 23 日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舉行了名為“天水圍的悲情與希望”的專題座談會，本文就是在我當日題為“貧窮，應對與希望”的演講稿的基礎上整理而成。

地區。最後一篇是對質性研究方法論的反思。

是甚麼造成貧窮呢？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遷移。在陳金梅的研究中，居住在深水埗的黃父在內地已經考獲貨車駕駛執照，但在香港，他的駕駛技能卻不受承認，他只能跟隨同鄉在地盤當散工，經常開工不足，生活沒有保障。同樣來自大陸的黃太也需要加入「次級勞動市場」，夫妻倆經常把「手停、口停」掛在口邊。李凱怡則訪問了同樣居住在深水埗的另一個黃家，黃母的家族在內地從事裝修材料生意，生意做得很大，居所有三、四層高，有樓有車，是一個小康之家。但來到香港後，他們卻要苦苦掙扎才能求存，生活出現了巨大的落差和斷裂。現在，黃母的收入很低，每月只有四千元，黃父的收入也不穩定，通常每月只開工十多天，但房租、水電費、兒子的教育等，一切一切都需要錢。兩夫婦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根本沒有時間娛樂，更談不上休閒。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轉變、這些處境、這種貧窮的處境，都直接或間接因為遷移所致。

接下來，是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的東西——窮爸爸。窮爸爸不但窮，而且在妻子與子女眼中，他更是一位缺席與失範的爸爸。郭麗欣採訪的個案中，受訪者之一的金鈴的爸爸便是一位缺席者，從來沒有與女兒一起生活；另一個案的李爸爸，在兒子眼中他一無是處，年紀大、讀書少、無文化，三母子從不理會他，把他當隱形人看待；另一位受訪者阿虹的丈夫不良嗜好甚多，既酗酒又嗜賭，沒有責任心，常對妻子施虐，迫使她要離家出走；相比之下，另外一個受訪者愛姐似乎比較「幸運」，她來到香港後，丈夫便病逝了，那便沒有被虐待的機會，至少不用經歷阿虹所受的折磨和痛苦。這樣的事例太多，說也說不完。社會中關於「北上尋妻」的論述，與我們的研究結果相吻合。這群單身男人，在香港娶不到太太，是第一次失敗；後來在內地娶了太太，組織家庭後遇到第二次失敗：失敗的丈夫、失敗的父親、失敗的男人。這群男人跌入一種我們稱為「角色迷失」的處境，他們對自己作為父親、作為丈夫的角色搖擺不定，「兩頭不到岸，左右為難」。雖然他們貧窮，雖然需要經濟幫助，但他們並不想太太外出工作，因為害怕太太一旦經濟獨立就會離開自己，或在工作期間被其他男人追求而變心。

這裡我想說一個真實的經歷。2008年中央政策組組織一些成員到天水圍和當區的居民見面，瞭解地區的實際情況。當時邀請了一群天水圍的居民來到當地的一個社區會堂陳述他們所面對的困難，並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意見。奇怪的是，當晚有六位參加者，但六位都是女性，沒有一位男性。當時我便問，男人都跑到哪裡去呢？起初我沒有得到答案，後來這群女性間接的道出，這區的很多男人下班後都不立刻回家，他們跑到公園下棋，直至晚飯時間才回家，更談不上回家幫妻子做家務。而他們所謂的下棋並不是純粹的娛樂，而是在賭博。

現在來到第二部份——貧窮的處理方法。我只從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吃的方面，第二是住的方面。吃的方面，我們拿住在觀塘的郭家來做個案分析。負責這個研究的陳靄恩說「窮則變，變則通」，窮人有自己的生活藝術。他們甚少外出用餐，「一饑多餐」（就是同一款菜，煮比較大的份量，然後分幾餐吃）是他們的獨特飲食文化。他們寧願花大量的時間以求能節省一些的費用，例如他們在一天中不同的時段到菜市場尋找「平靚正」的東西，消費能力有限，便周圍尋找，到不同的地方對比價格，千方百計尋找自己可以負擔得起的物品。他們十分節省

電力，有雪櫃卻不接駁電力，寧可每天都出外買菜，這樣便不用吃冷藏的東西，而食物也更為新鮮。貧窮家庭的女性有個特點——用盡所有方法來對付貧窮。我們做訪問時，當談及如何能買到「平靚正」的食物，她們表現出一種難以言語的喜悅，甚至帶有一點的勝利感，他們運用智慧，採用一些中產階級想也沒想過的方法來面對貧窮，解決生活上的種種困難。雖然他們沒有能力大魚大肉，卻經常強調他們在吃的方面並不比中產階級遜色，中產階級可能反而因為工作忙碌而吃即食麵等不太健康的東西。因為貧窮，他們會更盡力避免生病，病了便不能開工，手停，口停，因此他們非常著重飲食健康，經常用中藥熬湯，強調食療，而且多吃水果，很少吃罐頭食品等「垃圾食物」。正如受訪者郭太所說：「事在人為，凡事都是人們所控制，對自己、對生活有所選擇，並不需要大富大貴，生活可以很自由，可以由自己來掌握。」

接著是空間問題，研究這一主題的趙端怡在問：既然貧窮，一家幾口住在一個小房間裏，如何生活呢？住在油尖旺的陳家，房子裡懸掛很多繩子，繩子上一層一層掛了很多衣服——這種「繩之於法」是這家人充分利用空間的策略。他們又運用多用途摺疊檯，以膠袋代替垃圾箱。另一個解決空間狹窄的方法就是時間和空間的巧妙配合，例如母親要孩子盡早梳洗，避免與同樓層的住客爭用洗手間；陳母也選擇上夜班，避免與家人爭著使用家裡的設施。即是說，他們安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做不同的事，通過彼此的配合來處理空間不足的問題。他們也懂得善用公共空間，例如圖書館、公園等。當中最有趣的是，如果家庭關係不好，空間小所帶來的影響是消極和負面的；相反，如果家庭關係好，空間小反而是好事。就如陳父說：「家裡地方小也好，至少我一回來便可擁著兒子，多幸福！」這也體現出人的多變性。

接著來到「希望」二字，這裡我有數點想說。第一，香港是多元、多種族、多文化的社會，受訪者離開傳統的中國社會，來到香港這一個現代化、西方化的都會，在這裏尋找自己的空間、自己的角色和自己該做的事，這可能是遷移所帶來的一個好處。第二，在一些相對較幸福的家庭中，若他們三代、兩地、兩性都能互相對換職位和角色(role switching)，例如父代母職、母代父職、子代父或母職、女代母或父職，互助互愛，多能安然渡過最困難的頭幾年。另外，受訪的部分新移民他們生病時多選擇不在香港看醫生，而是跑回老遠的內地去看醫生，服用中藥……其實，很多事他們都會在內地完成。他們充分利用兩地的資源(這包括較「軟」的東西，如人際關係，鄉情，人情，信用，認同感，等等)這在社會學中被稱為 transnationalism (跨地界主義)。這種兩地徘徊的優勢反而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所沒有的。不久的將來，這類行為將會愈加頻繁及明顯。

此外，社會學經常忽略兒童，例如研究家庭時，研究員大多只研究父母，卻忽略了聆聽兒童的聲音，去瞭解孩子的感受，而這些卻是相當重要的資料。在我來說，這是社會學半世紀以來的盲點。我們需要真真正正坐下來與孩童溝通，若他們因年紀小，不懂得用言語表達的話，可以用畫畫來重現家裡的現狀。我們發現，那些小孩都很懂事，他們會省吃儉用，一點一點的儲蓄零用錢，並會站出來參與家庭的運作，幫助父母做家務。雖然他們的讀書成績未必是最好的，但他們不會為父母帶來太多憂慮，對於新移民家庭來說，有這樣懂事的孩子真是可

喜可賀。

另一方面，我想說說母親——那偉大、平凡但也不平凡的母親。她們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一直在等待，等待兒女長大成才。她們並不逆來順受，並不聽天由命，而是與生活搏鬥，她們以頑強的意志與生活角力，與生活週旋，十分精彩。她們的希望在下一代、譬如康仔的媽媽，即使她被迫要回到大陸，也經常打電話到香港跟康仔說：「讀書並不是為了媽媽，而是為了你自己。」她又說：「我在農村長大，家境清貧，父母沒有文化，只有小學畢業，文化水平很低，假如你不好好讀書，將來便會與那位托煤氣罐的叔叔一樣，終身從事苦力工作」。女人的希望，有希望的女人，大部分我們所研究的女性都很想工作，很想改變生活。不想工作、不想改變生活的，可能是男性。

再下來談談移民資本，西方社會學稱之為 *immigrant capital/ethnic capital*。在移民人士當中，有三分一至一半是兒童，這批新移民可以補足香港的生育率，他們接受香港教育，填補學校的學額空缺。來港的成年新移民，教育水平日漸提高，有八成達中學水平。內地移民女士們常以家為本，以子女為本，她們願意為家庭而拼搏，自力更生的能力高。她們鞏固家庭，補充香港基層勞動力。新移民更有可能成為提高香港生活素質和文化氣息的新力軍。中西古今音樂會，粵劇，崑劇，博物館，畫廊，琴行，書畫展，我看到很多的觀眾和參觀者都是新移民，他們成群結隊，拖男帶女，扶老攜幼，好不熱鬧，好不興奮。他們在尖沙咀香港博物館旁，在公園，在社區會堂搞平民音樂會，乾脆把內地的生活方式帶來香港。我想起有一天的下午，我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售票處遇到一位來自中國內地的中年人。當他知道博物館的門票收費只有港幣十元的時候，他不禁提高嗓子，用標準的普通話問售票員：「十元，真的那麼便宜嗎？為什麼星期天下午，博物館內空空的，香港人都跑到哪裡去呢？」我忍不住搶先代那位職員回答：「老兄，全跑去購物了。」英文有句話，“shop till you drop”，購物掃貨，直到筋疲力竭倒下。很多新移民上進求文明，他們延續了香港的拼搏精神。其子女對學業抱有良好態度，對香港有濃厚的歸屬感。由於他們兩地徘徊，因此促進中港經濟發展和交流。很可惜，香港媒介甚少提及這一方面。香港有另外一個天水圍。

莊迪文和郭麗欣在他們的文中這樣寫道：「他們抱怨現在，懷念當初。或許支持他們活下去的，是他們仍然相信明天會更好。在天秤的兩邊，分別擺著磨難和收穫。目前磨難多一點，便希望將來收穫多一點；這代收穫不到，也期盼將幸福留給下一代。」這是典型的移民論述，放之四海而皆準，與香港四五十年代很相似。他們盼望將幸福留給下一代，在這群人中，我們看到奮發，堅韌，和順，淡泊的傳統美德，這些美德在香港可能正慢慢消失。

目前香港媒介中的貧窮文化只是一個論述，一種建構(*construction*)。若深入其中，用一種客觀態度來瞭解這些家庭，你會發現另一種真實，另一個未知面。郭麗欣的採訪個案中，有一位母親的名字讓她聯想到杜鵑花。杜鵑花能忍受乾燥，忍受潮濕，能面對風風雨雨，在任何環境下都能生存，這是杜鵑花的特質。另一位受訪者——金鈴，雖然她只有十五歲，卻已經成為一位企業家，懂得賺錢，懂得照顧家人，這是一個現代版的賣火柴女孩故事。金鈴的精神就是當年獅子山下的精神。我所說的 *immigrant capital*，也包括了這種隱形的，看不見的，卻對香港的長遠發展非常重要的「移民精神」。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我們忘記了嗎？這算不算是一種「集體失憶」？

研究撮要

研究背景

香港一直是由內地同胞移居來港一起建設，形成繁華都市，1981年取消抵壘政策，八十年代內地開放，中港交流頻繁，中港婚姻日增，每年超過兩萬中港婚姻登記，要輪候多年才可申請單程證來港家庭團聚，每日150個單程證名額，大都是婦孺來港家庭團聚，佔香港人口增長近半。根據統計處資料，126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只有約十分一²是新移民家庭；而所有綜援個案中，新移民只佔6%。但近二十年來，這些新移民被視為香港的社會負累、貧窮源頭。隨著香港出生率日益降低，新移民人口對香港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新移民的真實生活面貌及對香港的期望，政府和學術界卻鮮有客觀研究。

2009年，陳國賁教授集合了八名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的三年級生，以貧窮、移民及家庭為題，對香港貧窮新移民家庭作深入研究，以作畢業論文之用。八名學生參與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貧窮新移民兒童輔導計劃——兒童啟蒙天使計劃，在一年時間內，每人以「啟蒙天使」身份一邊幫助一名新來港貧窮兒童融入社會，一邊深入受助兒童的家庭，獲得研究材料。為了深入探討及描繪貧窮新移民家庭於生活上的各個面向，八位學生分別以飲食、空間運用、精神健康、夫妻關係、家務分工、父親角色及求學作焦點。加上一位新聞系學生的加入，我們一共對十五個新移民家庭作了深入研究。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以民族誌（ethnography）的方式，輔以深入訪談（in-depth interviews）、生命故事敘述（life history narrative）、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視覺社會學（visual sociology）及發聲攝影（photo voice）等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對貧窮移民家庭作家

² 2006年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數目、相關低收入#家庭住戶人數及貧窮率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低收入家庭 住戶人數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人 數	新移民家庭 人口貧窮率(百分比)
237,797	539,027	44.1%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低收入家庭 住戶數目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數 目	新移民家庭 住戶貧窮率(百分比)
60,020	148,617	40.4%

*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的家庭住戶是指住戶中最少有一名成員為 (1) 出生地點為中國內地；(2) 國籍是「中國(永久居留地是香港)」；(3) 居港少於七年的人士。# 低收入家庭是指住戶的人均收入是少於整體人均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庭個案研究(family case studies)。田野考察(fieldwork)的好處是能讓研究員以「局內者」(insider)的角色，對被研究家庭的情況作透徹而全面的理解；另一方面，保持“局外人”的客觀立場，從社會學的角度詮釋在田野中所捕捉的生活畫面，把情感和理性結合起來。我們將新移民家庭定義為家庭單位內有一位或以上來港定居不足七年的內地新來港人士的家庭，及將貧窮家庭定義為收入相等或低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的家庭。根據2008年第四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三人家庭的住戶入息若低於\$10,000、五人家庭低於\$14,300、六人家庭低於\$16,350，便屬貧窮家庭。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的家庭分別來自天水圍、屯門、油尖旺、黃大仙、觀塘、彩虹、長沙灣、深水埗、石硤尾等地區。這些家庭，或雙親或單親、或打工或領綜援、或居於公屋或板間房、或來港已久或初到數年，反映樣本的全面性。

各章內容提要

(一) 「你·我·他的天空」——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照片

趙端怡 陳國賁 李凱怡 陳靄恩 朱姝

在這一章節，作者運用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展示一些最能代表受訪家庭生活的照片。透過圖像，作者希望引領讀者走進他們的世界，看看他們的起居飲食、家居佈置、休閒娛樂活動。這些生活點滴展示出他們藉能動性(agency)與創造力(makeability)於不利的大環境下創建出有利的小環境。期望讀者看過這些照片後，能對新移民家庭多一分瞭解，多一分接納，多一分認同，多一分欣賞。陳國賁教授是受其打動的第一人——他忍不住在本章娓娓道來他個人的移民故事。他驚覺五十年前的難民生活，竟或多或少重現於眼前的照片！

(二) 七本難唸的經 莊迪文 郭麗欣

本篇包含七個個案，由新聞系學生郭麗欣採訪完成，她以簡煉明快的筆觸勾勒出七個真實的剪影，而研究員莊迪文則以社會學理論分析七個個案涉及的社會問題。其共通問題主要是：(1) 社會對父親角色的期望狹窄單一，貧窮家庭的父親未能「達標」；(2) 新移民母親充滿朝氣，但也飽受家庭與社會局限；(3) 貧窮導致更貧窮，並有隔代延續之厄。本篇建議社會：以更開放靈活的態度對待家庭角色與移民身份；維持教育機會均等，防止隔代貧窮；整合移民資本，助其自力更新。

(三) 再窮也要吃 —— 貧窮移民家庭飲食研究 陳靄恩

本文主要研究飲食模式和習慣。進食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縱然受著金錢和資源上的限制，再貧窮的人也需要解決飲食的問題。受訪家庭雖然要在有限的資源下維持生活，但這並不表

示他們的飲食差劣，「貧則變，變則通」，不少生存策略和智慧都因為面對及應付貧窮而產生出來。同時，為了避免生病而付擔醫藥費，他們都會十分注重飲食健康。有別於以往的描述，研究說明了貧窮家庭也能有效的實踐健康飲食，健康亦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四) 安·樂·窩 — 貧窮新移民家庭之空間運用 趙端怡

「富人未必一生快樂，窮人亦未必註定受苦。」³

研究中的家庭從內地移民來港後，屈居於只有三十平方尺的板間房內，一日三餐均在狹小的房間內進行。研究發現，相關法例未能保障住客的人權及住屋權，空間不足的問題亦對居住者的生理、心理、社交及隱私方面構成一定的影響。然而，受訪家庭於空間及時間上靈活安排，大大減低了空間不足的負面影響。而他們正面定義其處境，使狹小的居室充當「黏合劑」，修補了原本因兩地分隔而疏遠的關係。他們亦懂得運用公共空間來彌補私人空間之不足，惟因缺乏基本資源以致成效不大。研究結果反映了他們以創意建造「安樂窩」的能動性，亦揭示了香港不適切居所問題之嚴重性，促請政府加強取締。

(五) 笑淚相隨—內地新來港貧窮家庭的生活創造力：他們的休閒及娛樂 李凱怡

本文主要研究休閒生活的限制及能動性。結構性的社會環境如經濟條件、因世代權力與貧窮而帶來的壓力、高期望及規訓等個人難以控制的因素，皆令受訪家庭的休閒機會處處受限。然而，作為實踐主體，他們仍會根據微觀的真實生活經驗，對宏觀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與論述進行獨特詮釋，行使能動性，想方設法紓解休閒的匱乏與限制，而並不盡如眾多論述中負面。即使如此，只有結構性的限制得到改善，貧窮家庭行使能動性的機會才會增加。生活本已緊張的貧窮家庭若缺乏休閒以作緩衝，情況堪虞，因此政府及 NGO 對其幫助時，應一併考慮其休閒空間。

(六) 「精神·家·健康」 劉啟瑩

本篇探討精神健康。受訪者因社會歧視，未能透過工作脫貧，又因單親家庭環境，母親為照顧兒子花去大部分時間。然而，個人在貧窮與移民的困境之間不是被動地生活，受訪者示範什麼叫「自力更新」，她善於找尋社會上不同的資源，為自己和家庭紓困，保持脫離現狀的希望。研究指出貧窮與移民經歷等外在因素會，以及家庭中的日常互動，皆會影響家庭成員的日常情緒以及精神健康。作者希望大眾深思：真正幫助受情緒困擾的貧窮家庭的方法，是對其冠以「問題」和「疾病」等負面標籤，還是付予實際的支援行動？

³ 小卷，2006。《富裕社會的窮媽媽》。香港：李博眾。

(七) 「貧賤夫妻百事哀？」——貧窮新移民家庭中社會支援網絡影響下的夫妻關係 朱姝

本篇主要研究夫妻關係。受訪家庭的夫妻雙方雖然在生活上遭遇種種困難，依舊互相扶持，共同戰勝一切難關。而社會支援網絡作用極大，從家務、子女教養以及經濟方面為被訪家庭提供了物質及精神上的支援，使得夫妻關係維持在相對穩定健康的狀態。當家庭發生重大事件時，支援網絡還可以藉著阻止事件發生（prevention）、改變壞的情況（alteration of the bad situation）、改變情況的意義（alteration of meaning of the situation）和控制壓力症狀（control of stress symptoms）等手段，發揮正面效應，讓家庭安然渡過危機。研究表明支援網絡對新移民家庭的夫妻關係影響正面。這也提醒了政府幫助新移民提供擴大其社會支援網絡，比簡單的經濟支援有著更長遠實質的功效。

(八) 分工合作？——貧窮新來港家庭的家務分工 陳金梅

本文主題是家務分工。有別於以夫妻為分析主軸的過往研究，本研究嘗試以整個家庭為分析單位，以家中所有參與家務勞動的成員為分析對象，不再局限於夫妻二人。因為貧窮、母親工作時間所限等結構性因素，受訪家庭的所有成員均須分擔家務。研究顯示家務分工會隨著家庭成員們不斷協商的過程而改變，由此呈現出其多元而動態的模式。但父母的性別觀念卻仍深深影響著家務的分工。研究指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性別觀點主流化更能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女性。

(九) 窮爸爸、苦爸爸——貧窮移民家庭中父親的角色 羅淑燕

本篇研究重點為父親角色。貧窮新移民家庭中的男性被標籤成酗酒、嗜賭、施暴者，然而這些陋習純粹是他們的性格使然嗎？作者透過深入訪談及參與性觀察，了解受訪父親在勞動市場及家庭崗位上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以及他們的對應方法，從中分析受訪者對於理解和扮演「提供者」與「照顧者」身份，以及貧困與新移民這些外在環境，如何成為實踐父職的助力和阻力。最後以旋轉中的硬幣比喻受訪對象身處的狀況，反映出貧窮新移民男性於家庭和自我形象的建立的正、負面影響。

(十)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貧窮單親移民家庭之子女求學 趙瑞琪

本文主要研究單親移民家庭的求學情況。父母、老師總是勉勵我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努力讀書，便能成績優異。但處於「貧窮」、「單親」、「新移民」的弱勢位置的小朋友，能否「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將來能否學有所成，其實與家庭及社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本文一方面分析家庭結構及社會環境對研究對象的影響，另一方面，從家庭、社會與個人的互動來分析，指出人雖然受環境限制，並不漠然承受一切；反之，作為具能動性的主體，

單親父母及兒童善用各種策略來舒緩或解決求學問題。最後本文指出政府不應將問題的根源以及解決方式視為個人層次的事情，而是應從政策入手，改善她們的生活。

(十一) 脫貧與重生 施麗珊

本章中，施麗珊憑藉豐富的經驗與知識，縷述政府移民政策失當的前因後果，分析了為何幾十年前屢見不鮮的移民成功故事，在近年已不復見，答案是社會環境與政策限制下，新移民既受歧視，家庭團聚困難，經濟出路又狹窄，陷於困局。施麗珊舉出兩個真實脫貧成功案例（一為婦女，一為兒童）說明社會支援與給予機會，對新移民至關重要。本章亦包括一系列具體可行的扶貧與移民配套政策建議，目的是使社會給予新移民平等機會，使其順利融入社會，貢獻香港。

(十二) 家庭個案研究——質性研究方法論的反思 李凱怡 趙端怡 陳國賁

本文詳細介紹八位作者做研究時使用的方法論，並對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作了一定的思考及評論。文中透過一眾作者多個月來的田野考察（field observation）期間，先後運用過的研究方法所累積得來的實際經驗，分析質性研究方法的優劣之處，反思研究中容易忽略的幾點：(1) 孩童的聲音；(2) 研究員的多重角色；研究關係中的權力動態；圍繞內在與外在效度（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的問題等，從而檢視社會學與人類學方法論的理論與實踐。本文特別指出研究要走出課室，走入群眾做研究，而且不應單靠腦力（brain power）、理智（rationality）、邏輯（logic）及智力（intellect），更需要想像力（imagination）、同情心（sympathy），以及同理心（empathy）。

總結

歸結研究結果，我們發現造成貧窮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遷移。內地新來港人士千里迢迢移民來港，但來到香港後，生活較之從前出現了巨大的落差和斷裂。移民引致的社會階層向下社會流動（downward social mobility）大大影響了他們於本港所獲得的資源配置，致使他們要苦苦掙扎求存。一般而言，大部分貧窮新移民家庭往往被雙重剝奪（double deprivation）：一方面，由於缺乏社會資源（social capital）及人力資源（human capital），他們被迫進入「次級勞動市場」，受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另一方面，他們被刻板地認為是瓜分資源、侵吞福利的「蛀米大蟲」，被主流社會邊緣化，最終使他們被壓在低下階層，難以脫困。

大部分的文獻及社會上的主流論述，均對貧窮移民人士的事「報憂不報喜」，往往只探討貧窮移民人士的負面問題，以致大眾對他們存有刻板印象，間接影響公共政策的方向。久而久之，當社會大眾，甚至政府官員均帶著「有色眼鏡」看待貧窮移民人士，將他們的問題歸咎於他們自身，而看不到社會才是問題癥結所在，社會上便會形成一種譴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的論述，並譴責他們製造社會問題，甚至將他們污名化（stigmatize）成不能脫貧的「失敗者」。凡此種種錯誤理解，均會使政府及相關社會團體制訂和施行不全面、不合理的政策，出現「非預期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使各種針對貧窮移民人士的政策適得其反，

甚或加劇大眾對新移民人士的歧視。

本研究正好反映貧窮新移民人士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及富創造力的生活方式，彌補了過往研究的不足。貧窮新移民當中不乏自力更生之士，更懂得發揮其能動性與「窮則變，變則通」的創造力，在不利的大環境下創建出有利於自我生存的小環境，透過各種生活藝術與智慧改善生活。正如其中一位受訪者說：「事在人為，凡事都是人所控制的，對自己、對生活有所選擇，並不需要大富大貴，生活可以很自由，可以由自己來掌握。」

集結研究結果，我們向政府建議：

- (1) **制定強效的扶貧政策**：訂立貧窮線，向貧窮家庭提供綜援以外的支援，包括住屋、醫療、教育等。
- (2) **修訂種族歧視法**：擴大保障範圍至內地新來港人士，特別保障他們在求職和工作時免受僱主歧視。
- (3) **取消居港七年區別政策**：消除政策及制度性歧視，取消在投票權、房屋及綜援方面的居港七年限制。
- (4) **增加就業及培訓支援**：增設不同程度的英語及資訊科技等半日制及晚間制就業掛鉤課程，幫助新移民婦女提昇基礎技能及就業。
- (5) **增加托兒服務**：增撥資源，推行由學校舉辦、每天開放兼備功課輔導的托兒服務，促進婦女就業。
- (6) **支援貧窮兒童學習**：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及擴大涵蓋範疇，包括校服、雜費、電腦、上網、課外學習活動等。
- (7) **增建公屋，整治不適切居所**：加強取締板間房、籠屋或危險的不適切居所，增建公屋，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公共房屋。
- (8) **幫助新來港人士發展社交網路**：資助及與服務團體合作，加強識別、幫助新來港人士。
- (9) **促進性別平等**：政府或團體提供服務時應避免性別歧視。

最後，以第二章的一段文字作為全書總結：

我們相信，每個社會的改變，不是片面的「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市民的態度能影響政府，政府的態度也能影響市民。因此，透過本書，我們一方面希望展示新移民作為一個人、一個家庭其平凡不過、與你我無異的性質；另一方面希望展示這些「人」如何受制度、社會及其他人影響，以此引發思考，進

而改善政策、優化社會。唯有整個社會上下一心，改變態度，互諒互助，才能徹底消除對弱勢群體的不公對待，達致真正的和諧。

如有問題，歡迎垂詢：

何喜華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電話：27139165；傳呼：7116 3366 A/C 1203)

施麗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總幹事) (電話：27139165；傳呼：7110 3301 A/C 5677/91524331)

陳國賁教授 (Founder and Chairman, 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el: 6222 0808; Email:

ckb@ci-ss.org)

胡泳雯 (中華書局市場部副經理) (電話：67322770; Email: wmwu@chunghwabook.com.hk)